

◆东敲西击

✎俞可

除旧布新

1922年5月5日,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,宣告全国性青年团组织正式诞生。首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为方国昌,实名施存统,但上任仅满百日便因病请辞,俞秀松继之。

团的一大并非百年团史之始。1949年4月12日,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,“进京赶考”中共中央“五大书记”之任弼时代表党中央所作政治报告指出,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“对建党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是起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作用”。1920年8月22日在沪组建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,“作为中共的后备军,或可说是共产主义预备学校”(陈独秀语),在“正式中央机关未组成时……代理中央职权”(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》),首任书记即俞秀松。

上海建团八人之陈望道、俞秀松、施存统、叶天底实乃一师携三徒,出自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(今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与杭州师范大学),1913年由1908年创建的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更名而设。

“之江西,西湖滨,桃李一堂春”(《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歌》)。校长经亨颐锐意革新,定“养成健全人格,发展共和精神”为己任,立“勤、慎、诚、恕”为校训,赢取蔡元培“浙江最负盛名的学校”之盛誉。红色政权第一部宪法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》起草者梁柏台在读期间以校为豪:“我们的校长,比作北京大学的蔡子民,陈望道比作陈独秀,袁易比作胡适之,《校友十日刊》比作北大的《新青年》。”

正值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时,诸暨学子俞秀松、上虞学子叶天底、金华学子施存统1916-1917年前后考入,脚踏明清贡院甬道却并未坠入青云之梦。就读期间,十月革命与

五四运动相继爆发。陈望道有言:“‘五四’前后的新文化运动,从全国范围来讲,高等学校以北大最活跃,在中等学校,则要算湖南第一师范和浙江第一师范了。”三徒遂成为杭州学生运动领袖,钱塘江畔声援五四运动。经亨颐竟夺门而出“助呼万岁”。

受修辞教员陈望道鼓动与指导,播新文化、促新思想、育新青年,三徒在校园开设全国书报贩卖部并组织书报贩卖团,进而1919年11月1日改校刊《校友十日刊》刊名为《浙江新潮》,以效仿经亨颐改浙江省教育会会刊刊名《教育周刊》为《教育潮》。该刊在国内及日本设有三十多个代派处。

主编俞秀松所撰发刊词高呼:“诸位!旧思想的末日到了!人类解放就在目前了!”

《校友十日刊》被誉为“浙江的一颗明星”(陈望道语),“可算是杭州学生界破天荒的出版物了”(《时事新报》),足以由“唤起工人大众”而让“全世界能够大闹起来”(俞秀松语)。

以陈望道之见,五四运动期间,“思想文化的斗争场所主要有两个”:学校与刊物。1919年11月7日出版的《浙江新潮》第二期刊发施存统习作《非孝》,缘起家中父权,主张民主家风,剑指师生祭孔。此文既出,惊世骇俗,虽引来陈独秀“永续和‘穷困及黑暗’奋斗,万万不可中途挫折”之激赏,却招致“非圣、废孔、公妻、共产”罪状及“貽害秩序、败坏风俗、明目张胆、毫无忌憚”罪名。省长齐耀珊请求北洋政府查禁“主张社会改造、家庭革命,以劳动为神圣,以忠孝为罪恶”的《浙江新潮》。省长齐耀珊责成省教育厅厅长夏敬观,“斥退”主编俞秀松、作者施存统等进步学生,“辞退”陈望道、刘大白等进步教员,甚而调任经亨颐。“总之浙江还依旧是黑暗时代,第一师范要想得点曙光,已经是四面楚歌,陷在重围中了”(《时事新报》)。

虽请愿学生向官署力陈挽留校长旨在“维持本校改革精神,巩固吾浙文化基础”,一纸学校“应即暂行休业”、学生“一律即日离校”的教育厅布告,1920年3月24日却公然张贴校门,继而3月29日调遣500余军警强行遣散。这群尚受五四精神洗礼之学生誓言“与此摧残教育之当局决一死战而后已”。流血一触即发之际,“少顷女师、女蚕、女职、安定、一中、宗文、商业各校学生相继持果饵进”。继五四运动首开的“这一仗,总算打胜了”(鲁迅语)。历时两个多月的“一师风潮”或“留经运动”,以齐耀珊遭弹劾与夏敬观被免职而告终。

“第一师范是南方的一线光明,应该好好地扶持他,使得光明布满南方,……”受校长蔡元培委托专程赴杭调解的北大总务长蒋梦麟概乎言之。岂料此线光明何止布满南方。即便信仰迥异的经亨颐亦坦言,这群学人“都是因为第一师范风潮的失败以后愤而到上海才加入共产党的”。

此线光明实为“并不是不推自倒、不招自来的轻而易举的‘除旧布新’”,与经亨颐在一师被旧势力并称为“离经叛道”的陈望道,“也就在这次事件的锻炼和启发下,返回故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去,进修马克思主义,并且试译《共产党宣言》”(陈望道文)。鲁迅手捧译作拍案赞曰: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,这次埋头苦干,把这本书译出来,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。”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上海社会主义小组,作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,其创建均现一师三徒之身影。

“愿君此去肩重任,尽心教育觉新民,各天涯共精神,毋忘母校恩。”一师三徒虽未能哼唱这首《送别歌》而憾然惜别一师,却沿着《浙江新潮》创刊号一幅“社会新路线图”所清晰展示的改造社会路径昂首阔步。



厉顺 摄

◆笔走万象

✎子薇

柳树如她

世上美好的相遇有多种,杨柳遇春光,是其中之一。春风拂过,细小的叶芽从渐渐泛青的枝条上钻出来,待我们回过神时,柳树已是遍体新绿,醉人的清新让人无尽销魂。

柳树,最早出自《诗经》,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;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。”离家时,是春天,柳丝轻扬,妩媚妖娆;归来时,雨雪交加,寒意弥漫。或许,他经历了太多的困苦和艰难,但是,毕竟归来了,所有的风霜雨雪,都在团聚的温暖里,融化了消散了。我看到了久违的笑容,那笑容,真切,洋溢着发自内心的欣慰和温暖。

无心插杨柳成荫。所有的成语,都有它言之凿凿的来头。插,让人明了,你剪一截柳枝,插进土里,它便活了。不仅活了,而且,一枝成一树,一树发数枝,发千条,发万条——万条垂下绿丝绦。犹记得,年少时,我总爱攀上柳树,折一根长长的柳枝,弯成一圈,固定住,戴在头上,兴味盎然,无尽欣喜,仿佛自己成了一株蓬勃向上的树。

眉如柳叶,腰柔如柳,只这两处,似一幅素描,一个美人已经跃然纸上,如在眼前了。初春的杨柳,是飞翔的姿态,如自由的小鸟,如蓝天上的白云,如孩子毫无杂质的明媚如春光的眼眸,无邪地打量着这个欣欣向荣的世界;初春的杨柳,是临水照花人,没有搔首弄姿的故作,一顾一盼一抬眉一回首之间,皆凝聚着真实自然的亲切和美好;初春的杨柳,是黛玉初见宝玉,少女怀春,少年多情,每一根柳丝每一片叶芽里,都蕴含着涓涓溪流般的生命力,有些青涩,有些腼腆,或许,也有些

惆怅和忧伤,即便如此,无改总体向上的基调——有青春打底,有年少撑腰,多好,少年不认愁滋味啊。

有两年,我的住处距离一口湖泊很近,晚饭后便去走走。湖泊四周种满了垂柳,无数碧绿的枝条从高处悬挂下来,帘幕似的,一重又一重,鸟们在枝条间来回穿梭。垂柳落进湖里,湖里又自成另一个缤纷的世界。若是盛夏,日头落得迟,晚霞铺在枝叶间,铺在湖面上,铺在我的脸上身上,我围绕着湖泊一遍一遍地走,不舍离去。

周末去朋友家里吃饭,一碟碟一盘盘的,犹如明媚春光,犹如柳丝轻扬,所有的菜肴,都是那么的明丽婉转,该扬眉时扬眉,该颌首时颌首。鱼肉荤腥的碟边盘边,摆放着一道道撩人食欲的景致,有西红柿做成的玫瑰,有黄瓜切成的细丝,有清洗干净的苦菊,如此,原本端方四正的菜肴们,便平添了几许风流。富含蛋白质的一桌子菜,因为有了千丝万缕或红或绿、娇艳欲滴的蔬菜的点缀,油腻的感觉于感知上被中和了大半,我们味蕾和胃口的积极性刹那间被充分地调动起来。美味与味蕾的抵足缠绵,仿佛于水边看柳,又仿佛把春光尽揽怀中,我们很贪婪,我们很满足。

从朋友家里出来,走在中央公园里,浓郁的春光春色携着温煦的阳光落在我们身上。隔着清凌凌的水果,我看见一个秀丽的女孩坐在一把椅子上,手里捧着一本书,远远地,我看见有正在观赏春色的人,禁不住地停下来,拿镜头对着她按下去,一下又一下。

没有一种树像杨柳这样婀娜多姿的,虽然只是素雅的一树枝条,没有花的点缀,却比好些个缀满花朵的树们更好看耐看。在水边,于一株柳树下席地而坐,所有的春光,便在婆娑的绿意里,涉水而来。

春天若是没有柳树的衬托,定会失色不少。其实,哪一个季节,若是没有柳树的点缀,都会失色很多。初春的杨柳,娉娉袅袅十三余,豆蔻梢头二月初;盛夏的杨柳,美艳热情如少妇;到了秋天,那杨柳,虽是徐老半娘,却是风韵犹存;万物凋零的深冬,杨柳的叶片枯萎落尽,点点绿意,蹒跚着离去,光秃秃的枝丫上,写满了寂寞和苍凉,尽管如此,其风骨尚在,你若是用心细细地品味观赏,会发出由衷的赞叹——看得出来,年轻的时候,那是个一等一的美人。

青梅如豆柳如眉,日长蝴蝶飞。青梅结子,形小如豆;柳叶舒展,状如黛眉;日子一天一天地长起来,气候一日暖似一日;蝴蝶翩然,纷纷起舞。时间飞快,说话时,已是暮春。



◆朝花夕拾

✎三川

一

甲骨文中的“米”,纵横琐碎,是个象形字。《说文解字》亦说,“米,粟实也”,泛指稻米、高粱、玉米、小米、黄米等等。但梦里乡愁那碗米是写实的,只能是当年新出的稻米。

自以为知米、懂米,是新米的知音。却不想,有一回慈母来家中小住,听我聊起新米,居然说我的想法似是而非。

妈妈说,“新米”约定俗成,即便是当年新出的稻米,也有人仓不入仓之分——新谷归仓,便作休眠。用它碾米,所得之米尽管也叫“新米”,却不能用来祭祀。就像进了冰箱的鱼鲜,其味终究没有鲜活的好。

上塘鱼下山笋,讲的就一个字“鲜”。我对新米之“新”一知半解,是因为内心不曾有过父母那份期待与坚守。

二

农民种田,犹如妇人怀胎,始于“备田”。立冬之后,乡村便进入一年当中最为惬意的农闲——孵日头,搓麻将。某一天,绵绵冬雨润湿了刚刚割去晚稻的干燥田畴,就到了“备田”日子。农人起个大早,来到明年还种水稻的田丘,用力撒下一把把紫云英种子。

紫云英,俗称“草子”。“草子好,半年稻。”清明春始,牵牛开犁,淹没的紫云英就是最好的绿肥。

水稻由水而生,按时而长,琐琐碎碎。但一到秋末,晚稻便进入最美年华——安守内心,养精蓄锐,从青涩到饱满,直到遍体黄透,完成生命的点睛之笔。

稻穗低垂,剑叶高举。“开镰了!”农人纷纷把稻筒、竹席扛进稻田,四人一组,两人割谷,两人打谷。割稻费力,割割打打,轮流替换。劳作间隙,他们会将下二三颗谷粒,放在掌心,细细端详。或者剥去谷壳,塞一粒口中嚼嚼,有一种粉粉的香甜弥漫开来。之后,湿谷被成担成担地挑回,晒它三五个太阳,再一箩筐一箩筐地倒进风车除尘吹瘪。

新谷车净,是不能直接入仓的,还得置放在空旷处晾凉。晌午,妈妈会急急地挑一担干透的新谷去加工厂碾米,回家煮一锅香喷喷的新米饭。

只是,碾回的新米多半没有想象中的晶莹剔透,或大或小的米粒朴实无华,周身泛着并不清晰明亮的光泽,有些甚至还略略浑浊,像极了偶尔从农人脸上滑下的汗珠子。所谓的新香也不浓郁,只有用力去嗅,才能感受那种似有若无,仿佛来自遥远国度的暗香。它神人共爱,不容怀疑。

三

乡下人过日子,规矩多,讲究也多,每户人家均有六方神明佑护着,叫“家宅六神”。一粒黄灿灿的谷子,从浸种到收获,再碾成一粒粒新米,历经三季,倾注了农人无数的汗水和心血。更重要的是,农人对土地、对庄稼、对粮食的那份虔诚和膜拜,每一个环节都有一种必不可少的仪式。

今天,新米煮熟熟饭,农家妇女个个满心欢喜。但她们并不急于开饭,而是梳头洗脸,更衣净手,恭恭敬敬地将满满一碗新米饭置放到灶君菩萨前头,点燃香烛,弯腰叩头。

少不更事。每当家中举行尝新仪式,我便充满好奇:妈妈口中念念有词,到底祷告些什么?及至年长,我才明白妈妈眼中的新米饭,好比谢年的猪头——既感激大地的赐予,又感恩上苍的佑护。

以食为祭,先祭后食,此乃通例。祭毕,妈妈转身回到八仙桌旁,先摆好碗筷,舀一壶陈年老酒,一端出早已备好的大块肉、烤豆腐、小溪鱼、炒丝瓜等等,再为爸爸盛上一碗饭。最后,她才倚着门框招呼孩子们吃饭。

爸爸是一家之主,在这尝新的日子享受这份特别的敬重,是天经地义的。而在平常,他习惯先喝后吃,一到新米开锅,便喜欢倒着来,总是一个人静静地、慢慢地把第一碗米饭吃完,再开始夹菜喝酒。多年以后,我在老家与爸爸对饮,酒至酣处,悄悄地问他:这是为何?老爸回答说,一年到头,起早摸黑,不就为这碗饭吗?只有慢食才有回味。未了,他借着酒劲,自言自语:你们不懂的,新米饭的清香,胜过初恋情人的体香。

新米烹饪是新香。但年轻时我确实无法理解,直到有一天,搭档了5年的小滕师傅送我一袋新米。闻着久违的新香,我才猛然想起老爸心中的“初恋情人”,不禁莞尔。

新谷登场,新米下锅,何止是人,就连鸡和猪们似乎也闻到了那种淡淡馨香,一下子掉进了幸福的漩涡。

黄鸡麻鸡芦花鸡原本在院子里悠闲觅食,见主人忽然往地上撒了一把又一把新鲜稻谷,兴奋得双足和翅膀迸发出全部力量,齐齐地飞扑过来,啄搞得咯咯有声。

猪是农人的“合家欢”,人一日吃几餐,猪也就喂几顿。今日尝新,猪食是用泔水拌和的新米糠、新米饭,另加一把鲜嫩的番薯藤。3只半大的两头乌听见猪槽的声响,下意识地摆摆着身体走过来。其实,它仨的内心是急迫的,只是摆脱不了肥硕身体的拖累,就这么一摇三晃地蹒跚而行。拱食时,嘴巴吧嗒吧嗒的,喉头那儿哼哼着,很是贪婪满足。一如我在吃了连续多顿六谷糊后,头一餐吃到久违的新米饭……

天大地大,肚子最大。新米煮饭,白须老者、盘髻妇人、垂髫小儿,谁人不喜,哪个不爱?就连化身为一介农夫的苏东坡,也不情不自禁地感叹:当年仕途顺利,吃到嘴里的是官仓里的陈米;如今被贬黄州,反而吃到了这么新鲜美味的米饭。

四

新米饭好吃,恐怕连3岁小孩都知道。一担新谷可碾新米七十来斤,出米率比陈谷高。新米不卖,但可礼赠——今天我送你,明日你送我,邻里之情、亲朋之谊就像池中的涟漪般荡漾。而在这一来一去、一去一来的分赠中,尝新的日子被人拉长,无人不喜。

我对大米的记忆,源于童年的乡村。犹记得,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日子过得捉襟见肘,大米奇缺。备战高考前半月,马国刚同学见我餐餐顿顿都吃玉米面、霉干菜,关切地送我2.5公斤粮票。国刚是双职工子女,但兄弟姐妹多,这粮票说不定也是从牙缝中挤出来的。因为彼时的大米,即便是国家工作人员也是定量的,有钱也多买不到一两。当天,我怀揣同学情谊,怯生生地去了粮站,卖米职工先看了看粮票,又把目光从镜片上头投射出来,满眼疑惑,似乎在问:“哪里来的粮票?”

稻谷经碾制后会发生氧化,香气和味道也都会打折扣。粮站之米鲜度如何?饭盒蒸出的米饭虽说没有新米饭鲜香,却比板结的玉米面好吃多了。在白米饭的补给、诱惑之下,我终于如愿以偿,顺利挤过“独木桥”,实现了人生的首个目标——糠箩跳米箩,草鞋变皮鞋。不难想象,我对粮店之米充满好感,甚至难以忘怀。

安文中学曾是东阳南乡的最高学府。倘从那时算起,我这个农家子弟离乡别土,不事稼穡,已整整四十三年了,真快。

现如今,依然捧着“铁饭碗”,天天吃着从粮店或者超市买来的“新米”,但这新米不是以收割时间来算的,而是以工厂包装时间为准的。从一袋大米中,我们看不到四季的替换,也闻不着泥巴、雨水和阳光的气味,更不要说静下心来,想一想农夫耕作时的喘息,想一想农妇祭拜时的虔诚。

新米凝结着日月精华,浓缩着乡情、亲情、友情。只是,当“米”演变为“开门”俗事,又被市场抽象成一种消费符号时,记忆深处的新米就只能梦里乡愁了。

呜呼!